

暑假，你好

□ 陈榴芳

百姓故事

总第6514期 配图 盛近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考试结束了，试卷改完了，还有一大堆事呢：撰写学生评语，填写成绩……虽然忙得喘不过气，但想到美好的暑假就在眼前了，大家都一鼓作气了。

对我而言，这个暑假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，从豆蔻年华到两鬓斑白，我把老师这个职业做到退休，教学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。平心而论，现在的暑假真是惬意极了。当人们挥汗如雨冒着酷暑早出晚归工作时，我们可以优哉游哉地享受近两个月的长假，这令许多人羡慕不已，包括我的家人。

之前的暑假对老师来说其实是有名无实的。紧张的双抢劳动就在暑假里，抢收抢种抢季节，可谓是全民皆兵。学校里的老师都要分配到各个生产队支援双夏。我的初中班主任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女老师，她的插秧技术是一流的。也有些老师自小在城里长大，不会这些农活，被称作“白脚梗”，就做一些送茶送饭的轻便活，再不然就发挥特长出黑板报，编《双夏简报》。

我的父亲是五十年代开始做老师的，他先是当村长，村里小学没老师又去兼任，这样白天教书，晚上和工作队一起忙土改，别说暑假，连星期天都见不到人影。母亲一个人既要带孩子，又要忙家务，忙得脚不沾地。后来学校事情太多，就把村长辞了，但他依然忙。平时忙教学、学工学农，暑假里要家访，要值班，要带学生参加勤工俭学，还有各种政治学习、业务学习，那个年代各种运动一个接一个，一个假期弄得支离破碎的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很少在家享受过暑假，我们也很少享受到父爱。

双夏劳动对文弱书生们来说，是一场严峻的考验。每天天没亮就起来拔早秧，然后不是割稻就是插秧，一直要忙到晚上七八点钟才歇工，累得腰酸背痛。炎炎的烈日像火烤似的，汗像雨一样从头上、脸颊、背上流下来，整件衣服都湿得贴在背上，这还不算，稻田里有稻飞虱咬，蚂蚱叮，还有大大的牛蝇来偷袭；夜幕降临，成群的蚊子像轰炸机一样，一掌打下去，掌心黑红一片。几乎每人都是浑身长痱子，满腿皆红包，每每说起这些，父亲都感慨不已。

我刚参加工作时，农村教师大多是民办的，学历没达到要求，暑假里要进行学历进修，学习《古代文学》、《代数》等课程。此外乡镇里也要进行开会学习。那时放假一般在7月中旬，整个暑假不过一个半月，而对老师来说，一个暑假属于自己的时间往往不到一半。

尽管过去了30多年，但第一个暑假的情景还历历在目。走上教学工作第一年，我到一所偏僻的山村小学代课，双夏时节，我将村里一些学前儿童集中在一起办托儿班，让那些妈妈们全力以赴参加双夏复种。等到孩子接走后，还要在村口出黑板报，抄一些时事简报，统计各队的双夏进度。我踩着椅子在上面写，村民们在后面边读边议论，那时我的心和字一样拘谨，感到很不自在。

双夏结束，休息几天，已是8月中旬，全区老师按年级分组集中在一个乡镇参加为期半个月的备课学习。我和年级组的老师带着铺盖行李挤着公共汽车来到邱隘中心小学，那时条件比较艰苦，教室的课桌拼起来当床铺，挂上蚊帐便安营扎寨。没有空调，只有几个电风扇，大家坐在学生的课桌椅上备课，听老教师做教材分析，这与繁重辛劳的双夏劳动比起来简直是天堂。到了饭点就自带碗筷去食堂就餐，记得每餐有一个汤，不是咸菜番茄汤，就是青菜豆腐汤，在食物匮乏的年代，大家都吃得很香，几乎每餐都是光盘，那味道至今还留在记忆深处。

后来，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老师不用参加生产队的农忙劳动了，但那些分田到户的民办老师要忙碌在自己的责任田里，而且开会学习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学历进修、政治学习、备课等等加起来也要将近半个月。

再后来，放假的时间定在7月上旬，开会学习的时间压缩了，暑假的空间充盈了，可以自由支配了。母亲在世时常羡慕地对我说，你赶上了好时候，你爸的暑假没像你那样舒坦地呆过。我觉得也是。

暑假里，我上菜场，下厨房，弥补平时亏欠家人的时光；陪着孩子玩玩，走走，看看书，写点东西，或是做些稀奇古怪的糕点。

将近两个月的时间，让双腿迈出课堂，让灵魂走出书本，与诗和远方来一场约会，以此来涤荡心灵，开阔视野，增长见识，这样课堂上才有足够的资本和底气信马由缰……前几年，我跟着同事跑到大西北，膜拜了杜甫的草堂，领略青海湖的静谧和壮阔，辗转在祁连山绵长的山脉里看冰沟，赏野花，在茶卡盐湖那雪白的世界里跋涉，还去了稻城亚丁，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高反……因为亲身体验过，亲眼目睹过，这样上起课来才能厚积薄发，再教老舍的《草原》，能激情满怀；诵李杜的诗篇，会声情并茂……

抓鱼趣事

□ 沈东海

儿时的周末，只要天气好，我就会跟着老爹去抓鱼。

那时抓鱼，没有电鱼的工具和抽水泵，用的都是最原始的方法，即在一条河的两头各打上一条土坝，用脸盆将水舀干。

打坝是个技术活，一般选在小河较窄的浅滩。用这种方法抓鱼，能不能抓到，就全看打坝的技术。坝既要打得滴水不漏，又要以后能顶住两边水位不断悬殊的落差。小时候我常看老爹打坝，所以也懂一点。

打坝第一准则，就是要学会就近利用资源。比如河堤上有石块、木头等重物，都可以拿来利用，而用得最多的就是河上的泥。当然，河道内像革命草、野茭白这样的植物，也可以拿来利用。特别是野茭白，在它长势好的地方打坝，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容易被河水冲垮，毕竟它的根连在地底。

等一段河的鱼被你抓完了，你还想抓，可以就近再打上一条土坝，再把中间的那条土坝开个小口子，水就“哗哗”地自动流走了。等流到两段河水持平，把口子堵上，这样抓另一段河的鱼，就省了一半的力。

打完土坝，父亲就开始用脸盆舀水了。而我像个将军，在岸上来回走，向他汇报着河里的情况。有时我看见一条大鱼，也会擅作主张，一个人偷偷摸下河，把鱼抓了。这时，我总会被老爹一顿臭骂，说鱼都被你吓到钻淤泥里去了。他做事总是很仔细，喜欢一点点抓，假如河底有泥鳅，还会用脸盆将淤泥刨开，一条条活活被刮出来的泥鳅还没等它反应过来，就已被他连泥一起甩到脸盆里了。

小时候，我跟着父亲抓了很多次鱼，要说记忆深刻的，那还是有的。一次村里河道清淤，我们在水本就不多的上流打了一条坝。没想到的是，那天半斤到八两的黄刺鱼，我们足足抓了三四十条。一向淡定的老爹都迫不及待地跳到河里去抓了。不过抓这种鱼，难免会吃点苦头，因为它身上长有三根长刺。每当我们的手靠近它的时候，它就会放刺，放刺的时候还会发出“嘎嘎”的怪响。

说完了抓鱼，再来说说抓河虾。抓河虾的地方，说出来有点恐怖，就是水库泄水的地方。一般当地人叫它：涵洞。听老爹说，他小的时候常去那儿抓河虾。那天我们闲着无事，就去了。两个人站在深不见底的洞口，寒气阵阵扑来，有点阴森可怕。进洞不久，光线就暗了，洞一人多高，由红色的块石浇筑而成，像一条通往地宫的长廊。洞壁两侧有拉手，是一个个成长方形的铁环，因年代久远，已经锈迹斑斑。脚底的路，在长年流水的冲刷下，长满了青苔，很滑。整个隧道五十多米，有点向上爬的坡度，因此走在上面，很容易打滑，幸亏两边有抓手，不然就很难前行了。入洞，走了不到十几步，人就有点受不了了。面对这深不见底的黑洞，耳畔是越来越近的轰鸣的流水声，每走一步，就感觉离死亡更近了一步，仿佛那是一扇通往阴间的大门。渐渐的，只感觉水声越来越近，老爹说到了。

只见一条白色的瀑布从天而降，像传说中的水帘洞一般。老爹说：那个水闸破了，已关不住了。之所以能看到水，可能是眼睛适应了，又或是上面漏下来的光。然后，我拿着桶，老爹就开始抓了。洞里的河虾很多，而且大，真可谓是用手捧来形容了。除了河虾，还能抓到一种全身很滑、小拇指大的鱼。两个人在里面一通忙活，就出来了。出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自己浑身上下都湿透了。

现在，时代在进步，社会在发展，小河里的鱼却不见了。生活中少了这样的乐趣，对于我而言，是可惜的。

